

九

篇

集

九齋續集卷之九

華亭宋楫澄幼清甫著

友人吳奇杰令平甫校

雜著

小論一

袁微之歿嘗思見微之不得又無可與言微之
惟主伯橐可與言微之與伯橐甚不似然舍伯
橐又無可與言微之也假令微之在與之言伯
橐亦未必合微之卽伯橐見微之亦未必合也
然而舍伯橐又何可與言微之吾安得盡天下

之人視其人有似微之者而與之言伯橐乎倘得其人不言伯橐可也并不言微之亦可也

二

壬子冬同伯橐北上伯橐不嗜殺鷄鳧俱取之市余則非殺不食同行訝曰卽君何以不法金壇對曰金壇昔常法我

三

或憂當今朝野有南北黨之分余曰否不足憂也東漢之黨也以氣節唐之黨也以勲名宋之黨也以議論今日之黨欲求高爵厚祿而已旣

以爲相爲六卿則無藉于黨而反憎人之黨彼
附之者亦忿其落落又顧而之他矣何足慮哉

四

隆萬已來三場可謂有經書表判而已論則無
異于策雖程文亦然夫策以應人問舒已意也
今也華而不實所對非所問自昔嘆之矣程策
雖切然亦輪渾不轉第勝先朝之兩扇耳顧蕪
寡極矣安得有巨力者一洗其陋如兩漢唐宋
乎若有志之士必所耻而不循

師齋解

戊午客廣陵每事纖蓄經月會出視他月省十之五自快率此可無囊空之嘆十八夜偷兒發一箱失金八兩有奇他筭一無所啓知已附致筐篚朱提若干甫戌刻至幸封題宛然喜偷兒之薄心甚感之予寢必然燈一夜索茗數四是夕登牀而燭燼睡訖窓明噫豈盜亦得天助耶抑盜有道歟令予浪費猶前失不若是多也蓄幾何時而喪我隨至囊九成空事天事人果在嗇哉意我之嗇於道猶有間也若薄取如偷兒不後不先合天而動符于嗇矣吾棄吾嗇而法

嗇於儉兒盜機其先天下而知先天下而見乎

得玉說

友人張若侯有玉印溫潤瑩白流光可親云少年讀書武林山中耜地栽花得之文曰布衣食粟已而若侯試童子科起輒蹶從此不兢仕進曰造物誨吾而假之玉也因決意游閒讀書賦詩不染世味遇異人授不死術而不求人知玉固不負若侯若侯亦不負玉矣苟人而負玉布被脫粟雖開東閣玉其如若侯何今海內生齒日繁士女寒不裹布飢不包粟衆矣豈非爲妄

心所驅多求而不以命自安哉吾安得罄崑崙
之巔按秦相之腕而人賜之玉盡如若侯玉文
所云也噫如若侯之獲不可謂非天所啓矣不
然白首博士家言而足不出井里目不窺墳典
以窮愁終身曷可勝記又孰能與若侯較得失
哉然若侯方壯年事固未可量昔少陵潦倒天
寶之間其詞賦不憂身家飢寒而時時爲天下
申其疾痛當時天子若效先王採風擇其言用
之唐之天下豈遂困于夷衡于河北舉朝分黨
而貂璫竊柄卒以流離割裂終哉若侯時當

聖世下筆存救時之心精誠不滅顯可鑒虎視默
可符鴻儀不露飢寒之態則六合藉以生春不
觀

世廟時文章不徵蒼黎之溫飽此誰非皇天之靈
蠢而度外置之是若侯之終不負玉也亦王之
終不欺若侯也此造物意也亦若侯之報造物
也

甘遇軒說

承先人薄田敝廬辱在青衿不敢諱貧醜窮然
一生無有餘之金猶然貧矣魚臺與齒賤矣貧

且賤焉人之侮之忽之分也分也而不甘焉困辱且隨之矣可不戒哉因名所居曰甘遇軒無遇不甘而蚤夜之遭鴈影也鯉激也野馬之翳天也且無耳也有不甘乎未也夫亦曰優之摹境也則甘者乎彼其于順逆也寧膺心耶不甘其勿肖已是可以語甘

跋唐人傳奇

無雙傳載古押衙事乃唐隱士有志不伸屏跡山林寓言以譏當局者是時天子號令不行於河北如文皇以一旅定天下之語不足以動楓

宸于是有才而被抑者耳披緇拂羽如老僧爲
殺武元衡之盜媒歟猶恨不見洛城流血而劍
術中使即君不得盡伎殺兒若比于神仙以自
快其志隱隱痛絕可憐而節義士又耻於應藩
鎮之辟憂忿激烈如屈大夫之牢騷而悲歌不
足以當慟哭遂托怪異不經名爲傳奇以諷君
相之弓旌吐握其曰押衙賦簡兮也曰崑崙奴
刺諸夏之無也曰紅線曰聶隱娘恤綿憂葵也
蓋一以譏當時有用之才不仕天子而爲藩臣
用再以譏諸番將之負恩魯夷奴之不若又以

譏秉鈞持樞之男子持梁刺肥而使女子得逞
其奇是婦人舉朝矣噫其意奚止痛哭流涕哉
而卒不能警動肉食故唐祚卒抵于亡我因是
而知張濬崔胤其未嘗觀此而不生感激歟李
茂貞輩未嘗觀此故不汗顏歟朱邪父子未嘗
觀此故不知臣節歟死於濁流之諸君子其未
嘗觀此而不念風雨飄搖歟嗟乎來者猶可追
吾願當今禮樂諸君毋忽傳奇爲不足觀優人
無言外之意假令唐人而在今日不知摹擬隱
諷又何如也嗚呼有唐當文皇全盛時而文士

作李藥師傳寫虬髯紅拂之神情隱然見筆墨
多奇譎而婦人不忘襲仇甚矣唐人之安不忘
危也

募三保橋疏後跋

精衛填海愚公移山水名千步如海間關橋幾
百仞前路漫漫勇矣道人行不知止石從何來
工從何始粵右洛陽宰官曰襄有女如花觀者
若狂爰資厥功日就月將稽首吾黨喜捨惟心
各捐粃米可以成倉共拔一毛倏焉象王睽彼
美人宛水中央若人不見豈克成梁借精衛口

貸愚公手儼觀音相并作道友計日可成何煩
四走

美人盟言

泰降丕升天地精靈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
婦人姤來復往古今意氣之交旣協於同人而
符於歸妹自盟之後倘東孟之有事詎期蒞醢
以楊名若廬曹之濟師幸賦馳驅而歸唁倩連
枝於花萼貸鳳管於墳簾宋玉高唐陳嘉辭而
云對亂髯逆旅看理髮而無心聲氣不在清言

急難豈徒酒政寧對鏡而罷舞豈曰無衣毋看
花而不言第云解語

俠士盟言

某某相遇金陵遂成莫逆慕古人高風相與結
爲兄弟敢邀鑒于

大神自盟之後摹修範過如明鏡之無私歷煖
經寒若四時之不爽相期于漸陸共作羽儀或
幾于匪躬共茲肝心出此二物締以千秋若聞
茲盟明神是殛

東征紀畧萬曆四十七年

已未仲春二十有二日出師先一日京師大風
黃沙帶雨沾人衣赤雲翳天天文家云色如屠
血其國兵大敗他占不載朝議欲敗師期而已
無及經畧公用古行師不刻日編陣一軍出西
方一軍出西北一軍與北關會塹之北一
軍將海師合高麗攻其東西師大帥杜總戎松
而劉總戎鋌將西北軍李如栢馬林等爲後援
師號十二萬不滿十萬人杜將軍爲西墻名將
勇且廉戊午師出潞河潞河人聚觀之揮汗濕
郵宮將軍裸形示與人曰杜松不識字武夫惟

不學讀書人貪財害死耳衆見其刀箭癢如疹
豆兒十朝時間有紅處乃良肉也相與揮涕咨
嗟而去劉將軍少年立功黔中先叔參知巡金
滄見劉列駿馬五十餘跳躍其間來往輕于舞
蝶當征關時於大營斬三大牯頭隨刀落刀
三提而已征東後平播酋功最上議者擬匹寧
遠功會獻俘所上惟象床三十六他物率不稱
聖天子心疑經畧已下有私遂停賞格最後官川
中茂著成績挂簡東歸予不識其面時有楚行
劉泊舟九江赴司道宴酒半將家丁五百習戰

藝場家居日費私財五十金養死士蓋一日不
忘報國者素畏杜稱曰太師而不知鉞威名
自將精銳三萬人應杜而使別將將弱萬餘
禦劉杜先戰期三日抵渾河渾河險窮處從
坦地橫絕其中以分東西者也日已晏矣諸將
請安壘休息明晨東渡杜將軍怒曰義旗東指
孰抗顏行乘勝而前何期之有遣人視河河水
不遶馬腹而河中浮小舟數十將軍大喜謂天
人俱助且耻乘舟將裸形策馬諸裨請披甲將
軍大笑罵曰入陣披堅豈壯夫事老夫束髮從

軍不知甲重幾許今日汝曹乃以此獨苦耶不
顧蹙流而渡諸軍競進渡十之七使人決上
流師衝爲兩沒於河者幾千人渡河將士反顧
生寒陣甫成而暮黑霧障天萬炬忽明火充
下斫暗中人我師不及張弓輅必而將士成泥
矣光中識杜總戎爭射之嚙其肉立盡并獲
杜號矢號矢者軍中稱令箭乃經畧授之總戎
以驅策偏裨者先是劉總戎從西北渡破賊二
寨斬三千餘始怖劉節制旣破杜師乃復
將其精銳北應劉將軍使泚降人之黠者詐爲

杜將軍材官持號矢晨馳至劉將軍營告急曰
杜師邀將軍威靈幸抵城深入散疆虞攻之
不繼敬遣材官某請將軍會師夾攻劉遲回良
久曰予與爾總戎雁行安得傳矢是裨我也偽
官曰矢雖以令偏裨而令偏裨實不俟矢此矢
之發爲事急取信計耳劉不反思咤曰出師時
相約傳砲爲號今師抵城下何不聞砲聲官隨
應曰一地素無烽火晨始列騎代斥候此去城
五十里馳三里傳一砲不若一騎之驅校速
劉方首肯而偽官已叩首馳出交和矣還報

○白劉將軍俟砲乃行於是○下令傳砲而砲未傳前劉心已動恐杜將軍獨有其功令諸將拔營而東老弱各人持鹿角枝繞營如城遇敵則置鹿角于地轉睫成營○騎不能衝突我兵得以暇列置火具○前隊斃於火攻則不能進我乘間出勁騎格鬪肆出肆入疲則還營少休而令息者賈勇且劉之火器妙絕諸軍生平所恃以無衡者此也始聞砲聲猶敵陣而行行未二十里砲聲益喧心搖搖惟恐足之不前設杜先入城則宿名頓墮乃下令弃鹿角而趨行里

許而伏兵四起劉旅不復整矣長技不及一施
衆遂殲焉劉之輜重公私悉爲有喪大將軍
七十有九大將軍火攻之最重者嘗聞之鄭大
司馬卽君云大將軍器非抵城下不發一發
決血衢三里草枯數年舉火人官百長費數百
金不成一具而他物可知已杜之餘師暨軍資
阻河西者尋被掩擊歸不萬人是役也喪藩臬
一四大總戎士卒九萬人軍興已來貲三百萬
生獲我馬四萬餘虜乏惟馬耳西遂請增
賞朝議久之不決然所請甚微入夏始增賞萬

金西債寶抄化火慙兔慙煖兔諸部落
元遺種而金人雜其中南北關與
北關號太師以金故官稱皆金後

祖宗朝裂其地分長之蓋有深意自併南關

國家不救而始強無故畀之地七百里封以龍

虎將軍復與之盟而驕益溢北關控弦僅八

千騎然超距敢戰抄化婿於化婦歸寧從

七百人道出北關北關踵其尾斬從數百級

以捷聞

天子嘉其功犒若干緡後知所斬非而功不

繇擊刺因寢折馘功故我師有救北關之恩而
北關不德至是我師戒期北關初許會師而卒
無一應如栢等又望風全師杜劉竟以無援敗
噫安南之後無是軼久矣議者謂總戎衆而無
元帥似唐九節度之師

遺事

父某王杲部將也降李寧遠爲鄉導討杲達
返八日而擒杲父旣負不賞功寧遠意其有反
狀基以火攻陰設反機殺之時甫四歲寧
遠不能掩其功哭之盡哀撫二孤如子年

十六始出之建地其於遼左土著也

一兄一弟皆以驍勇雄部落中兄弟有謀始登壠而議既則建臺策定而下無一人聞者兄歿弟稱二都督疑第二心伴管壯第一區落成置酒招第大會入於寢室鉚鐺之注鐵鑊其戶僅容二穴通飲食出便溺弟有二名裨以勇聞恨其佐弟假弟令召入宅腰斮之長子數諫勿負中國亦囚之一云殺却

一日微服觀寧遠校士謀者獲之寧遠異其相中夜解縛厚贈縱之去故德李氏似

出妬口彼雖叛乎然大都有氣管噤承恩將
襲父官司馬吏故難之噤誣大司馬前有任子
其爲司馬屬官異其相擬明日置酒肉呼之酌
而是夜已去矣氣亦類噤盖未嘗一日忘
父仇也

傳聞雲中孫總戎曰
晉歲領犒遼陽城下
見分命從微犒給羣胡自進嘉肴洌酒暢
飲旁若無人孫不勝忿請撫臺詰叱之撫力阻
乃已

之先男而無偶天降仙子配之同北魏書所

載故婦肌白於雪膚若凝脂髮至帝青長垂
至地手疑春纖

九邊俱不毛惟產珠及參與貂最下赤
松子界鴨綠江而居珠江出也魚甚肥又東北
走數千里爲生中國徒知其幅圓三千里不
知東北數千里戰敗復可匿形東多茂松貂巢
其上張弓焚巢則貂墮於羅

歲貢蜜燕開蜜市自癸丑後不貢至丁巳相
傳煉蜜爲糗梁撫臺疑其事未敢訟言于

朝密使遼陽材官蕭子王僞稱都督衙

命問故子王盛其儀仗東臨境不郊迎子王

大怒詎曰天使儼臨而大都督不出是辱

皇朝也歸將問罪聞之歡然屬橐鞬跣迎道

左供具豐腆踰昔子王大喜相與盡歡明晨致

詰不貢市之食從容對曰本部之蜜猶

天朝五穀也五穀有不登之年

皇朝將誰是詰耶本部五年來花疎蜂成是以不

供俟春花滿釀熟蜂衙當復貢市如初此環

事耳何煩

聖慮厚贈子王並轡而出至別處徐從馬上櫛子

王肩笑曰汝是遼陽無藉人蕭子玉也安得假
稱都督炫我郊圻我非不能殺汝奏之

聖明顧不忍貽

天朝以導耳爲我致意撫臺後毋再作許事子玉
狼狽西奔撫臣聞之閉門累日

戊午冬予遊薊左薊人咸云 苦飢一日啜
粥二盃予曰實者虛之此未可信及還燕京亦
以乏食爲喜予對如初衆喜弗替迨劉總戎
破 數寨五穀滿囤

破清河先一日其子猶與張總戎夜飲極

滄酒酣二子忽叩張云屢勸家君止戈而壯心
不已假令終違苦心元戎何策禦之總戎時已
醉盛稱中國威德蕪楊已長二子微笑而別明
日驅貂參車數十乘入城貂參窮而軍容見因
內據城門延入諸騎故清河之破視撫順尤速

一云李
永芳

遼左之人生二子則以一人私役于
之銀暨貂卒歲而歸值滿十五六金

掠錢無所用之高積如山欲歸者畀銀三兩
令盡力負錢命所過給以飲食負重者致腰背

盡折

年踰六十矣每夜置酒諸妾處惟意所之
一夜常移數十處其蓄妾置酒英雄欺人耳當
事者效之何異東施顰眉

相傳渾河之戰劉總戎殺其第三子疑信相兼
諸子中次子最雄噫七子分將後漢封虜子
二十五人爲單于可師也

戊午冬慮中國進討凡險峻處皆掘坑塹伏
兵山隘所居沃水作冰城此

成祖保燕京故事也得撫與清墮而不守往事所

無蓋自策不能遽有全遼也日月不居若深溝
高壘以俟其變聞之亦有故事在

公俘二城人盡削額髻間髮惟餘頂作弁胡服
雜諸中臨敵強使之前

中國但快殺虜而不知皆華人也師托跋佛狸故
智

跋後

余已未南還病啖嘔血不聞東征事於沕河遇
尚寶岱芝姚先達始聞喪師之詳尚寶壯年而
留心經國將談笑偃息而却敵者也夏月募金

昌馮元成先生索聞見于邸報外兼令陳之楮
墨夜歸焚燈聊述蕪薊南還所聞因付剗剔省
應對親知之煩若元成先生禮士好問真可與
言天下事矣先生素以國士遇余多病自廢烏
締烟壇猿邀月嶺何人間之有故置成敗勿論
所善陳仲醇聞其脩集遼事貽之以識江漢之
宗

其螭旅人述

九篇續集卷之十

華亭宋楙澄幼清甫著

友人錢希言簡栖甫校

鳧旌錄叙

余於癸巳抵新安道經武林迄丁巳復從武林之江右不覺二十五年矣復自武昌隨江東下息肩金陵山川如故而老壯異情爲之愴然更數年化爲異物竟氣無不之也則往來更輕矣輕則于游了無礙也奚今之拘拘爲哉羨鳧旌

之飄飄遂以名篇

西湖

丁巳秋日買舟從武林昭慶經斷橋而入西繞
孤山之北北望山下多園林之勝抵岳武穆墓
鼓櫂南泛水淺遊魚可數餘艘不能致也六堤
在艇之左因抵雷峰東謁錢忠肅祠經湧金門
復廻湖心亭登西湖書院再入斷橋登大佛寺
而陸竟日行藻荇中爲白鷗所猜時掠我竿櫓
而去

七里灘

水至七里灘漸清過嚴州徹底矣若人行明鏡
中則蘭谿已西始

觀潮

余以丁巳八月十七觀錢塘潮其始至也如衛
霍提師穹廬格影先聲則電母鞭空亂山傳響
兩岬之勢錢塘先驅蕭山後勁萬壑不俟其至
擊檣逆之如鷗鷺之沒而復出

飛虎

萬曆甲寅乙卯間嚴衢忽有虎如赭馬項有朱
鬣自首迄尾長十餘丈踰山越澗無翼而飛隨

風立至閃爍如電行空食男子自淫具至心肺
女亦類是設十人遇之惟其所擇佯死與箝口
者獲免出聲則舍口中之肉悉立殺之非人不
食兩年之間所食約四千餘人獵者集徒兒布
網困之雲霧忽興俄失所在傳聞更殃新安諸
郡竟不知所之先是三年有樵夫王天舍路遇
老僧要至王大鼻店市脯沽酒與天舍痛飲酒
間僧訂約云三年後某月日倩檀越爲老衲開
疏酣暢而別天舍每嚮大鼻言若老僧來當爲
首倡少酬壺漿至期虎首嗜樵夫大鼻始悟老

僧蓋訂樵開齋也或曰此爲貍貅先是數十年
有類是獸登樓噉人爲獵夫所殺友人毛上池
暨爾受親爲余言余疑是霧豹

陳氏鐵符

江陰泰興兩厓相對岩下各有穴可以貫索居
人編竹夾舟其中風浪不爲動習者從竹上行
如鶩每歲七月十五至十月截江而漁羣魚從
蜀楚糾纏而下大者百餘斤一日經宿而起江
流之駛至於刷骨

國初陳氏與某姓爭業至厓

宸聽

太祖命置鐵符沸油于鍋沉符鍋底令兩家能探之者許專其利陳氏有老人將八十念棄餘生爲子孫謀忻然探符出鍋肘隨手而墮

太祖遂聽陳氏世擅之老人年至百十餘歲而卒子孫甚繁至今他姓卒莫能盱友人顧仲卿述

蘭谿

自蘭谿而西山皆散而不合四走若舍流而逃

二

蘭谿南約五里山至此塞水口甚隘南岬去山

稍遠水至此照見鬚眉不若蘭谿已北水深澗
迅也

桐廬

桐廬有西浮屠東西相對縣治屠西南嚮在江
北岍嚴州全蘭谿北西嚮在江東南岍

龍游

龍游亭步驛在東南岍縣在內六七里西行至
陳家灘水溜如注

開化

常山西上至開化一路之江山抵清河上涯三

日有奇而至浦城復下水抵閩中自蘭谿而西
多溜

衢州

衢水魚不滿咫尺身斑如花漁人下網訖以繩連
鷄鳧羽雜鐵簪鏤流沉之魚見羽皆不敢出還
趨網中土人名野鷗鷄

常山

常山與玉山鄰以草萍爲界各四十五里而草
萍屬常山客多飯于此兩縣夫各就歸途易荷
顧常山上涯客衆而經江右者多從大江東下

故至山之夫每折節下常山于是常山人率不
至草萍行二十餘里而止以俟玉山夫踰界若
常山夫過草萍則索玉山夫貼銀三分稍不如
意輒加毒毆玉山人恨入骨每欲甘心焉故常
山人死不敢至玉山行客督責百端卒不敢前
必使相易而已遇後于官則重賃常山人自代
雖數鍰不惜然常山地窄乏水山糧與平地俱
每畝六分甲寅至丙辰魃祟槁禾民皆逃餓四
方縫掖子弟負檐僅猶能自給終不屑與玉山
人校然雖仇相易而過客行李有踰夕始至逆

旅而竟不失纖毫則常山所乏者富耳豈待教哉

玉山

武安山爲玉山南紫峭拔可喜巔有塔南復有十里塔

二

玉山東嶽廟九月十五燃香山人合江浙閩數郡聚艘數千市貨呈伎道路爲塞

巍石山

江右饒州巍石山宋岳武穆詩巍石山前寺林

泉勝境幽紫金諸佛相白雪老僧頭潭水寒生
月松風夜帶秋我來屬龍語爲雨濟民憂又于
桃山驛遇王喬岳鍾靈讀其送友人詩云南渡
已三紀衣冠今幾存去國權臣力全身聖主恩
字字飛動惜忘其半得詩人之度不減張睢陽
今其後鼎貴于攜李意其所收遺跡更有異焉
者矣

嚴州

嚴州一水之新安一水之蘭谿新安西行蘭谿
南行

龍游

將至龍游驛有塔稍近復有白塔將抵衢州塔色亦白塔在鷄鳴山南龍游亦有鷄鳴山對鷄鳴山南一路通處州二百里春水發則山水皆從此山下亦通陸

周宣靈王

宋淳熙時人周姓名雄字仲偉杭之新城人母汪氏夢龍浴于金盤而生事母最孝嘉祐初汪病命仲偉禱于徽之婺神仲偉力辭母怒強之客途念母心悸因次衢境聞訃痛絕而卒友人

衍聖孫孔文遠挽篙師胡伯二賣舟結廬祀之
遂傳爲神

太祖命毀淫祀鄉人以孝子行列于郡志爲請因
得不毀俗神其說稱後殿立像猶是肉身又云
神爲長年咸妄言也第衢非還娶之路豈爾時
同母氏復遷他縣耶萬曆間神忽托夢吳人立
廟北寺之右傾動一時玄妙諸觀爲不靈期年
有人復夢神辭吳而去妖由人興信也嗣後吳
中寂然而廟貌猶存

衢橋

自妙村至陳村王步茅村數十里皆樹橘曾曉
過茅村南岬烟景如畫蔗出龍游張家步膚楮
二

衢州西北行二十里名九陵灘有九澗故名又
三四里至王步居西南岬者爲易姓東北岬三
姓姜氏最繁勢皆輒異而嚮已亥蘭谿已南多
水磨水春

橘

橘林甚茂高如車蓋不若吳下之凋零

草萍

常山陸行四十里中火處名草萍有孫慈烈公
嶺外風行豺遠遯海空雲濶鴈飛忙一碑讀之
可想見其丰采中道有修道菴關真君廟常山
西郭有白龍洞爲詹氏兄弟讀書處

常山

常山出石粉色綠造紙用之則成能使紙白

二

常山玉山多烏桕子造燭出玉山者可藏經
年而光不暗

廣信

廣信沿山縣有北極廟臨水湖口有九龍山費文忠公在焉關曰龍閭

二

湖口南四十五里有五湖三關水通福建育餘里從陸當水口有山多樹汪氏居之

弋陽

弋陽南二十里舟人謂之西峰石江浙諸山有峰自茲始中一峰昂昂若人行南大石更聳其龜峰耶軍陽耶抑金鳳與寶峰耶

二

弋陽城下泊舟不可唱唱則縣中羣起迭歌旋
勤索和客唱若窮則听上爭以瓦礫相擲幾亡
其生客能和至四更則主人亦漸引去蓋天下
優人十九出弋陽故土人好勝一至于此吳人
云江陰莫動手無錫莫動口豈特弋陽哉然吳
歌楚調不相入如薰蕕彼其相和如東西司長
俱有競心都無雍和之雅又腔曰樂平地屬饒
州豈鳳游鶴阜獨協八音以予聽之然歟否也
又其次曰青陽乃南國矣

龍窟河在餘于縣南十五里源出廣信之具業
溪從此西流入鄱陽湖村後有大樟數株抱約
十餘人

二

行至龍窟而兩峰之山忽盡于是夏水自廣西
沿山而下瀰漫于龍窟而浸淫于瑞洪民皆避
于山巔若水退於六月猶可樹禾不則縮手待
斃而徵輸如故所資者舉網張綸而已

劉長者

劉長者墓托長老韓圭兩無子午爲象掩河

二

劉訥墓金狄入海鄉祠上爲宋進士前有太河
環拱之

三

劉氏店下墓駱駝卸寶形在白狐嶺東南巽野
雲葬

梓溪昔有梓樹在溪傍故名曰田龍者以田中
有瓏也長者爲雲逸

白狐嶺

白狐嶺昔祈晴寺有紫藤掛燈見影于前朝宮

中使使物色之發藤根下有石將軍將跨馬躡
鐙矣見人而止中有白狐飛去故名祈晴寺在
嶺西南其形如連珠而中細南昌之祖山至白
狐而復起小宗余于丁巳九月登之憑人肩而
行數止石級不知于鳥道何如

晏公

昔晏諫議未爲諸生時泊舟彭蠡河山村下村
中方賽晏公晏忽降語云吾幾十代孫在舟中
可請相見里人傳呼果得晏姓晏公贈詩中有
南州第一人之句給諫是年遂爲諸生未幾舉

孝廉戊戌春榜南州止給諫一人

鄱陽

彭蠡河志云東西四十里南北三百里計水漲時大更數倍在饒州之西曰鄱陽在南康之東曰彭蠡自吳城至湖口甚長故志云南北三百里鄱陽自瑞洪至趙家匯甚濶故志云延袤數百里鄱陽彭蠡時合而一故其名亦混云

不恭

來三仕魯爲縣尹頃至南昌故衣敝履之市市書南昌楊縣令訝其不起撻之市五來怡然縛

袴問市人命撻人是何官市人對以縣令來不
覺微哂曰縣官朴縣官耶市人始闕然相傳來
沽酒二瓶手提至鐵樹宮裸程而飲于是縣中
好事者爭候問之來笑曰都無是事或衣冠狀
貌類耳然目擊者俱在楊令聞之甚懼倩衙官
致謝來對如初令益不自安中夜去騶從踦而
請解來終以傳者爲妄不數日竟去若來先生
者可謂不恭矣

吳城

自江右過吳城驛卽爲彭蠡湖如水大則浸淫

十一

大姑塘北有女兒岡岡名甚著而志不載聊紀
以詩遙憐小姑意應念女兒岡大姑不相讓誰
許嫁彭郎

十二

登白狐嶺撫河襟其前贛江遶其後三江趨朝
于丙丁三江疑武陽蜀水諸流悉與贛江合其
南有修仙嶺

雜記

湯若士先生紫釵記都無可議惟末齣于埋名

豪客後頗乏點綴宜將廬杞奉旨處分使李郎
夫婦重婚出自天子不惟于小玉可當招魂亦
少爲李郎懺悔

二

邯鄲夢盡善矣至採戰而曰爲子孫謀彌留而
叮嚀請謚堪與達人解嘲

三

牡丹亭宜存院本四折至酒食先生饌女爲君
子儒滑稽極矣金元人恐不能爾爾

四

南柯夢龜山一賦可爲大夫攬秀接諸賦俱拜
下風

馬當山

馬當山去南昌七百餘里子安一夕而至爾時
九月風應多西北馬當險絕天下恐不若龍門
才子文章至今爲南州土木作祟謂神之助虐
也可

小孩

小孩山一載南直隸安慶府一載江西九江府
俱云小姑嫁彭郎山下有神女廟山上有梳妝

亭大姑亦有廟鞋山應屬大姑彭郎辭大而娶
小豈嫌鞋之巨乎夫不知足而爲屨鞋豈足據
耶矣今鞋山之上寄塔如簪簪履具在
摩頂至踵八下不爲大姑從學于楊氏乎使
彭郎不愧有虞兩姑之嬪豈殊二女大姑抗節
不違彭郎有慙德矣

二

山至九江而斷抵龍平山復集于江間有洲塞
之或無洲而甚隘江雖若東西而帶南北

蘄州

蘄州東里許江中有官亭因石磯而壘故不敗

二

潯陽在江南蘄州在江北至蘄復渡江而傍南
岬行

三

蘭谿出蘄竹水源出苦竹山側多蘭唐以名縣

四

巴河源出蘄水縣板石山在江北

五

赤壁賦謂巨口細鱗乃鰕魚也松江鱸紫脰亦

曰四腮俗名吹沙惟松江有之若巨口細鱗之
鱸則處處皆是伺止于松東坡旣以赤鼻爲赤
壁獨不可以鱖魚爲鱸魚乎今人又以蝦虎爲
鱸魚悞之悞矣周公復生當再作爾雅

六

武昌縣依磬之左

七

五家堰疑伍員井或伍州也屬蘄水縣西或疑
五阜湖中有五阜洲故名禹貢九江納錫大龜
世傳出此湖屬黃梅

八

團風疑搏風誤巨鎮也百貨集于斯陽邏乃宋
將夏貴拒元將伯顏處青山乃元將阿朮泊舟
乘虛抵南岬處在江北

九

黃世港在江南屬大冶亦屬武昌其名亦非無
爲惜不可攷

十

過巴河山勢益稀過黃州已西江稍濶

十一

陽邏東南隔岬白虎山有鮑家庄山頂有鮑三娘廟事載小說多不經而土人事之謹亦周有廟畫百牛而靈也陽邏之西枕山上有柳氏廟亦女子以修煉飛昇去

十二

九峰山有新建道場賜無念禪師金鉢袈裟楚府爲藏于庫

十三

龍華寺亦江夏勝地也

十四

楚共王今楚王父也楚王雙生共王夢二僧入宮而產

十五

武昌村名芝芳一名芝房或疑芷芳

十六

寧湖寺明月橋歸雲堂湖有異物朝夕有聲禪師某作寺鎮之響絕因名寧湖湖居寺右

左里

左里屬昌都縣晉盧循爲劉裕所敗自蔡洲南走乃悉力柵斷左里又左蠡山亦屬昌都以臨

彭蠡故名與左里巡司相近

巴河

巴河張王廟每歲五月十二出會凡後舟于江者皆裝往事縛童子于高竿乘之以盤名曰臺雜伎女于中喧動三楚江右之人因乘時射利以貨百物迄十八而止會中故事有曹大本者每物俱大于常數倍吾松裝大本出游衾枕間作捉一蚤虱大于車輪一時無不絕倒大本宋時人後遇龍圖伏法

渚畿無攷疑珠溪而非也渚畿與左里相去不遠俱屬昌都縣縣有陶侃釣畿山山又有大磯山爲蘓耽許真君飛昇處渚畿所名必居一矣

三

道士泖有樹森秀壁立瞰江百仞疑流浪狀劉即泖也在江南水甚迅

四

龍平一名鳳平屬黃梅在江北

五

迴風磯名亦爾雅而統志不載豈東風宛轉與

便周郎別有地耶世傳孔明請風則回天之力
周郎安得據此勝傲人

六

漁陽口非爲士衡而名何以偶合夫鸚鵡猶存
則漁陽豈其虛謂

七

昌邑屬建昌漢廢昌邑王爲昏侯王每乘流東
望輒流涕憤慨故又名慨口

八

吳城疑卽孫慮城慮吳大帝第三子黃武三年

封建昌武居州

九

自晴川閣望黃鶴樓已東如在畫裏大江浪疊
玉錦千層

十

赤壁在黃州爲東坡所遊在武昌爲孫曹戰處
東坡滑稽人也故以赤鼻爲赤壁

十一

夏口在鄂州本江北吳大帝取對峙名夏口而
江北之名始曉其名魯口以對魯山故名

十二

二江口屬武昌本一江也洲分之隔三

張王廟

巴河有張王廟睢陽子年少至訟父功而誣許
以後歿非廟堂有大識幾亂是非然江淮祀張
而湮許亦非公論甚矣求全之足悲也

康磯

湖口江北對岬有康磯山自湖口而東山皆在
江南高者曰鴈鵠又曰鴈鷄江北岬與水齊

彭澤縣北鳳凰山山皆成岬縣有五柞今城外
綠柳蔽城繁不可數又其地名楊葉洲皆因先
生故然而非故彭澤也

三

自湖口而東山皆依江而起峰雖不高而突兀
萬狀

四

小姑卓立江中昵於北岬而情屬於南東壁如
削草木不生西嶺青葱其上兩峰不識廟基所
在彭郎磯亦高絕諸山壁立江水如拂觀者皆

生懼心過此風浪恬然亦一異也夫婦爭據江
流爲

國家金湯至此便可稱水府奚必馬當也

五

自此東下諸山皆峙于江如城間有若剖其半
去者 峰如筍可折而食 國家每十里制峰
燧于山巔今屋宇猶存無人跡矣

六

馬當險絕天下陸魯望以爲兼太行呂梁之險
今江中既生大洲曰漁家矣復有洲生其南曰

抗山流畫爲三分上流之勢合于馬當殊非昔
之險阻猶呂梁之今爲安流也山過馬當漸徙
內地

七

江至蓮花洲西岫望不可極長年目爲揭陽河
其縱陽長河乎楊溪長河乎抑泊河乎

王失機

過蓮花洲名王失機爲寧藩就擒處取名有殷
鑒之思

安慶

自安慶西望有山浸於江中舟人云南爲望江河水大時江流甚急不可行舟出望江河中

二

安慶枕山東北山甚聳江南山亦翼江而東山沉浪波間人疑畫苑中行惜寒風慘烈不堪久望耳

老龍池

老龍池在銅陵西老人岡在銅陵東過銅陵而東有山浸江其銅官石耳耶馬仁鳳凰耶

鳳凰山

鳳凰山疑卽荻港倚江東者是山有寺浮屠已
廢矣或延禧觀或覆釜老磕山未可知土人名
盼子山

烏江

烏江口在采石東俗指山曰躁馬山云羽王自
刎馬悲鳴蹄歿英雄氣盡報恩一在美人再在
駿馬彼八千子弟聞楚歌散去者何顏見烏騅
耶或曰鋒鏑之餘楚人無幾矣